

山村的秋月真大,又正相当于上午十点左右太阳,气势自是非凡。明媚月色中,看远处,山头依稀可见,观近景,树叶一片一片,分得出轮廓,吸一口气,是青青的润,打一个喷嚏,竟是透肺入腑的爽。好,真好,不是来寻朋友,哪有如此享受?我暗自庆幸,就打趣黑哥:“还有哪些宝气?早早献出来吧!”黑哥装起了深沉,说不急不急,起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想想黑哥下午的大哭,我哑然。一壁说着,我们爬上了高处,遍寻见不到水库,却不想去什么“缘木求鱼”。在树林里兜了一阵,说了些闲话,原路返回。女主人早到家了,正欢欢喜喜地为我们炒菜呢,见我们进门,低眉顺眼打招呼:“孩子说恁来了,我不相信呢!恁也真是的,也不言一声,好有个准备。黑哥吭吭哧哧说不出话,我抢过话头道:有人急得慌,连明天都等不了呢!黑哥暗插我一拳,别胡说。女主人偷偷看了黑哥一眼,却被我逮了个正着,那一瞬间我惊了,惊得有些发呆——那是怎样的眼神啊!我知道啥叫“明媚似月”了,

来,一清二楚,他们父母的现在就是。两个青年苦闷至极,抱上孩子找黑哥诉苦。黑哥这才意识到是自己害了他们,让他们当工作队员,给他们谈文艺、谈理想,还帮他们当“零干”,弄得他们骑上马下不来了。可自己错了吗?没有;青年人错了吗?没有,那是哪里错了呢?这理儿太深,黑哥想不大通也理不大通,只能劝他们慢慢来,他们还年轻,机会会有的。男青年究竟是男人,很快转变了,安心过日子。女青年却固执得厉害,坚持要实现理想。她的理想究竟是什么,她自己也不清楚,她只清楚隔一段就到城里找黑哥一次,顺便给黑哥带去些山货。男青年陪她她去,男青年不陪她她还去。大女儿大了,小女儿出生了;小女儿大了,男孩子出生了……冬去春来,岁月改变了一切,男青年变成了地道的山村汉子,女青年变成了十足的山村妇女,唯有一点没变,那就是女青年心中的“理想”。恰在此时,有传道者向她传递福音,恰若干柴遇烈火,女主人迅速

兰沟的月亮

孙希彬

我知道啥叫“目光如电”了,正想上前调侃几句,女主人说声:“快进屋吧!”急急地趑趄回屋去了。

进屋入座,开始喝酒。酒是金奖的宝丰,显见是主人珍藏;菜也出格地丰盛:一个牛肉罐头,一个鱼罐头,一盘番茄炒鸡蛋,一盘炒山青菜,一碟腌咸菜,一碟花生豆,一盆冬瓜烩豆腐粉条,等了一会儿,又端上一大盘清炖土鸡。主人倾其所有款待我们,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?喝吧!吃吧!把感动融化到行动里就得了。起初,男主人企图把孩子打发开,我与黑哥坚决反对,争执当中,女主人一锤定音:又不是别人,坐吧,坐一起热闹。于是,男主人、女主人、十来岁的小女孩、七八岁的小男孩,六个人围成一团,吃喝说笑,热闹得一塌糊涂。黑哥问主人咋不见大女儿,女主人回答说在乡中上高二呢,两星期回来一次,不能给恁敬酒了。多种信息让我们感受到了,这个夫妻健康、儿女双全的家庭,有多么和谐、幸福。

一边吃喝,一边闲聊,不知不觉谈到了理想和信仰问题,女主人话稠起来,稠得不容别人插嘴。男主人看着黑哥笑道:“疯劲儿又上来了。女主人道:难得见老师来,还不让人说句心里话?男主人说你说话嘛,谁敢不让你说话?黑哥笑道:看你们俩这样儿,就想起了从前。黑哥和男主人互相看了看,哈哈大笑,女主人竟然羞涩(成色十足的羞涩)得低下了头。

原来,男主人女主人都是山区里的优秀青年,有文化,能歌善舞,黑哥早年到山区搞文化普及,他俩同时被抽调为工作队员,三个人就此结识。工作队搞了大半年,三个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,两个青年之间,更多了一层别样情愫。黑哥回城后,两个青年隔一段就结伴进城,与黑哥谈文艺,谈理想,谈未来。黑哥爱才惜才,多方努力想帮助两个青年从山区走出来,但都没有成功,只在公社文化站给他们弄了个“零干”的角色。后来,两个青年结婚,黑哥还专程到山区祝贺呢。

别扭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来临了。那时候刚又兴起了单干——地,分了;林,分了;机械,卖了;山,包了……公社变成了乡,文化站定岗定员清理临时工,两个青年做不成“零干”了,回到村里,也像其他山民一样用镐向土里刨食儿。文艺远去了,理想破灭了,至于未



孙希彬
刘春省

成为骨干分子,她的家也成了兰沟及其附近山村的聚会点。

“反正都是叫人行善的,农闲了传道,也算积德。”男主人似乎有些无奈。

“不是算积德,根本就是积德,积大德。”女主人当仁不让。

黑哥嘴里嗞嗞作响,像是对大家说,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我说这几年没消息了,原来……好,也好,总要放个地方,得有个地方……”

我搭不上腔,端起杯子喝酒。

不知不觉一瓶酒完了,男主人开新瓶,女主人说三个人一瓶差不多了,不能醉酒,明天再喝也可以嘛。男主人说这可不能听你的,老师轻易不来家。女主人还要拦,黑哥说话了:“你说上我们喝吧,最好喝醉,你也不想喝,你有地方放了,我们还悬空着呢。女主人愣了一下,站起来说,我去把汤热热。”

女人孩子离席,剩下三个爷们儿,在黑哥的提议下,开始划拳,杀声一起,气氛立马热了。魁五首啊,巧七关啊,四四季啊,六六啊……直杀了个地动山摇星坠满天,看来这世俗的快乐,也迷人着呢!在那一刻,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东坡居士的忘情文字:

“佳话看既尽,杯盘狼藉,相与枕藉乎舟中,不知东方之既白……”

不过我们没有“相与枕藉”,因为不是在江中,而是在人家家里,我们也没有喝到“东方既白”,而是在明月西坠之时,黑哥突然决定下山。人家女主人早已把下榻之处安顿好了,可是黑哥脖子上的犟筋也翘起来了,全不顾男主人死拉硬拽和女主人的声音颤抖,一意孤行。说也怪了,我内心非常赞同黑哥近乎荒唐的决定,抢步出门就跑,总算彻底斩断了男女主人的挽留之念。

月亮真美啊!明,净,软,柔,甜,孤零零挂在深深的天幕里,真真是清静透底啊!真真是勾人心魄啊!天穹之下,山,黑黑的,路,白白的,风,凉凉的,气,清清的,此情此景中,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了,只剩下月下的人和人上的月,交错移行,渐行渐远,渐行渐远……下山之时的我与黑哥,几乎没有说话,除去抬头看月,就是踢踢踏踏往下



雪域雄姿
王国强 摄影

新书架

《戒嗔的白粥馆》
王夏萌

戒嗔拥有最多的读者,《戒嗔的白粥馆》一、二部畅销不衰,通过网络全球更有超过6亿人阅读过戒嗔的生活禅——那些最能抚慰人心的小故事已经流传到英、美、日本等国,他也被日本媒体誉为“中国版一休”。

自幼出家的戒嗔2007年4月首次在天涯论坛现身,以一篇“我是住在山里的小和尚,我来把我的寺庙生活告诉大家”的帖子,缔造10天内360000次点阅率,身为腾讯第一文化名博。引发了一场浩大的粉丝运动。无数网友自发寻找书中所写的青青的茅山,小小的森林,希望找到天明寺,那里已经成了读者心中的净土。

不同于以前讲述身边小事,戒嗔在沉寂一年中潜心研修佛理,并用心改编了49个最经典耐人寻味的佛经故事,针对49个人生主题,精妙佛理中渗透了现代体验,诸如:快乐、恐惧、命运、时机、诱惑、错位、迷失、拥有,讲到了人生的各种境遇。

戒嗔说,日本现在在说唱佛经,欧美有《释迦吉祥林》的流行乐,源自东方的佛教成了西方最新的心灵寄托。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为读者,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佛的魅力,放下身价的宗教图书他说:“佛经里有许多流传千年的故事。任何有生命力的事物,一定会有它的原因,如果我们用心去思索这些融汇着智慧的经典,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。”

戒嗔以淡淡的语言,娓娓讲述最质朴却被大家忽略的真谛。很多人在苦闷、失意、烦恼无法排遣时,翻开他的书,或者打开“戒嗔的白粥馆”这个空间,读一读小故事,如尝到了淡而暖心的白粥,为他坦荡温厚的佛家气度所俘获,获得身心的安顿,唤醒内心的力量。

雪落唐诗炽如火

雪落大地,肃杀万里,那该是怎样凛冽的寒意?而此刻望去,那皑皑白雪是原野皓雪起伏跌宕,那天上地下是鸟影不见滴泉成冰。但是,就在这个飘着大雪的傍晚,我却捧着一团火。这火,就在我唐诗里燃烧,就在我的灵魂的深处燃烧,我情不自禁在稿纸上写下了一行字:雪落唐诗炽如火!

这火一样的雪,把我烧得热血沸腾而激情昂扬,也让我浮想联翩遐思飞翔。“月黑雁飞高,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。”(卢纶)匈奴的首领单于,要在这大雪之夜夜里逃跑了,我军将士策马扬刀,乘胜追击杀声震天,他们发誓要把单于歼灭在茫茫雪野,以保卫边疆告慰生灵。这是怎样的血性,又是怎样的无惧和英勇?而李白的“五月天山雪,无花只有寒。笛中闻折柳,春色未曾看。晓战随金鼓,宵眠抱玉鞍。愿将腰下剑,直为斩楼兰”,更是异曲同工,而别有闲意和大境。在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之中,大唐将士枕戈待旦,随时准备扬剑跃马,驰骋疆场,那又是怎样的铁骨英姿,怎样的气势如虹,怎能不让我吟之心潮起伏,唱之情如江海,怎能不让我灵魂飞越千年扑进诗人的情怀,共拥那照亮夜空的猎猎光芒。

喜欢唐诗里的雪,这雪总是飘在边关,飘在军营,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,而闪烁着战火的光彩,民族的光彩。这雪,如同大唐将士的灵魂,向天长啸,也向野长舞,更如同漫天飞射的箭矢,飞射着报效国家的坚贞和忠诚,让我感慨万端,让我心醉神迷,让我想回到那个朝代去佩剑挽弓纵横疆场,去领略大唐那俯瞰大地气魄、威震四方的豪迈。

时常地,我会品味这雪。品味它的灵动,品味它的神圣,品味它的火热,还有它的冷峻和骄傲,凝重和狂放。

“马毛带雪汗气蒸,五花连钱旋作冰。幕中

“七体”文章

陈永坤

“七”是数字,无人不晓。但在我国古代,“七”还成为一种文体。

“七体”文章,在《楚辞·七谏》中已经看出端倪。其后,西汉的枚乘著文,假设吴说客七件事,从而启发楚王的太子,因此题作《七发》。从此,后代文人纷纷仿效其体,比如《七激》、《七命》、《七辩》、《七讽》、《七启》、《七释》等,“七体”文章可以说太盛了。到了萧梁的昭明太子编辑《文选》时,就把“七”列为一门。

七体文章以讽刺规劝为目的,形式上基本上是主客问答,主要是客人用七段话来向对方进说,其中,前六段是衬笔,最后一段才是全篇主旨。

草履砚水凝,房骑闻之应胆慑。料知短兵不敢接,车师西门献献捷。”(岑参)我时常会想,这战火硝烟,这疆场搏杀,这铺天盖地的大雪,为什么会在唐代诗人的笔下迸发出如此轰轰烈烈的激情?即使这天寒地冻风如刀锋,即使这滴水成冰泉凝无声,这雪也如同燎原之火,炙烤着天空和大地,炙烤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记忆。我相信这和他们人生的凌云志向相吻,我相信这和他们理想追求相吻,因为他们之中不乏叱咤疆场的勇士,更不乏“男儿何不带吴钩,收取边关五十州”的雄心和壮志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,风雪边关方显赤诚如火。这诗作一旦出自英雄那剑戟一样的笔锋,就有了一腔炽热的豪情,就有了永炬不熄的赤灼,就有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熊熊燃烧的精神,就有了我们民族极目世界的高度!

在我心里,我以为这诗就是淬火而成的刀枪和剑戟,那一道道耀眼的闪光,就是诗人如火的目光,如火的思想,如火的生命。“十里一走马,五里一扬鞭。都护军书至,匈奴围酒泉。关山正飞雪,烽火断无烟。”(王维《陇西行》)想那陇西之地惨遭铁蹄,却又是风雪狂舞烽火难燃情难遣,这是何等地紧急。而此时,一骑报信的火龙驹疾驰而来,蹄踏冰雪,声嘶长野,飞如电光……掩卷闭目,我仿佛看到诗人向我飞奔而来,他的目光,他的神色,他的发梢,他的衣角,他的整个身躯都在燃烧,连那铺天盖地的大雪,也成了飘舞的火焰,这就是诗人的真诚和铁血,这就是大唐的风骨和豪勇!

雪落唐诗炽如火,这火是一种精神,是一种境界,是一种无敌天下的气概。虽经千年,依然在熊熊地燃烧,依然在照耀着这个冬夜,让我领略大唐的风神,大唐的声威,大唐那剑指天下的雄魂,也震撼着我的心灵和生命——

问:现在的北京可不是三圈了。
答:那是肯定了,六圈也有了。现在的北京,城市建设规模越来越大,也不论内城外城之分了。道路也变成了“三环路”、“六环路”了。

古人在城市建设时,还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要努力“宣王之德”,也就是说在建筑风格和规模方面要体现维护、宣扬君王的统治权威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古人所遵循的这条原则也逐渐从“宣王之德”转变为“成民之德”,为方使黎民百姓生活而建造,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。

问:这么说,古人也是早就意识到“以民为本”思想在规划和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了?
答:是的。当初咸阳城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城内布局的创新。创新的根本点在于“成民之事”,而不再是“宣王王之德”。城内划分了宫廷区、商市、匠作区等八个区域,将城内的官民居住部署得井然有序,城市规模和管理在原来基础上上升了一个层次。

说到这里,我想起历史上对秦朝有“秦人务实”的说法。当时,秦朝国力最强盛,但是宫殿却是朴实无华。其他国家则是纸醉金迷,奢华之风兴盛。所以秦朝才能开源节流,养精蓄锐,最后吞并六国,称霸诸侯。

问:一篇文章说,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,许多国家为发展经济伤透脑筋。而不丹这个国家却在实践另一种发展模式,那就是超越GDP,一切以人民的幸福与快乐为重。在新的国家宪法体系下,不丹评价政府措施和官员政绩的标准不是经济是否发展,而是人们是否“幸福与快乐”。不丹虽然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,但是人民的“幸福指数”却是全球最高的。对于这种理念,你如何看?
答:追求全民幸福快乐,这个理念值得我国借鉴。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?就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好、更幸福,政府就应该关注这一点,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,要高于经济发展的目标。

问:前不久,媒体报道说上海市政府在规划2010年世博会园区时,充分考虑到百姓的生活,提出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的规划思路。保留了一部分历史建筑,并告别了传统的大拆大建的模式,保留居住区,使一万户居民免于搬迁。这样一来,既达到了为周边的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目的,又为企业发展开辟了空间,还治理了污染源,一举三得。尤其是老百姓没有吃亏,还成为直接的受益者。

民生问古今

舒安娜 著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过一句话,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”。意思是厚重是轻浮的根本,安静是急躁的君主。政府应当静下心来认真地总结城市发展的得失,充分论证,给城市重新定位,不要动不动就是“楼倒倒”、“楼脆脆”,拆来拆去,轻易改变城市的现状。要理性而有序地发展,使人和城市的结合更加自然协调,和谐共生,生生不息。

第五问 子女可以做到“孝”,却不容易做到“顺”——百善孝为先

问:赡养老人、孝顺父母,是做晚辈的义务和责任的义务。但是一些做子女的常常感慨,孝顺真正实行起来有些困难,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对于这个问题,你怎么看?
答:“百善孝为先”。孝顺父母,这是天经地义的,不需要犹豫和解释。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美德。许多西方的老年人看到中国子女对父母的孝顺,常常羡慕不已。他们说,在西方,没有像中国子女这样孝顺父母的。

问:但西方人不了解,一旦接触到具体琐碎的生活时,真正履行孝顺父母的责任,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。你有这种感受吗?

这里酝酿而生的。“你有什么事?慢慢说吧。”“九爷”很悠闲地摇着扇子,点了下手指,一个女人递上一碗茶,那汉子接过,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。

原来,这汉子叫薛万才,合肥上派人氏,前年家中遭灾,今春前来上海打工。因生得五大三粗,力量无比,被一姓龙的老板看中。龙老板经营食品加工,需要卸货的工人,薛万才正好派上用场。原先双方约定,龙老板平时管吃管喝,另外,每月再付三块大洋的工钱。

薛万才原本勤苦之人,见条件优越,干起活来十分卖力,原先要两个人干的话,现在他一个人就能干两个。

谁知,干了三个月下来,龙老板始终未付工钱。这天早晨,薛万才按家中来信,说父亲病重,急需他带钱回去,不得已,才找龙老板要工钱。

龙老板那里把一个外地的穷小子放在眼里,手一挥,他手下那群监工一拥而上,把薛万才打得鼻流血,扔出了厂门。

薛万才来到黄浦江边,住家方向跑了三下:“爹,儿子没用,没脸回去见你,你原谅儿子吧。”说完,就要投江。此时,一个码头上扛包的人走过来,一问道,惊喜地说:“我们是同乡,你合肥人吧?”

薛万才点点头。“遇上什么麻烦了?”薛万才把前因后果一说,那人一拍大腿:“你这事,怎么不去找‘九爷’?”

说着,那人便为薛万才指了路径,让他找到安徽会馆来。

听了薛万才的话,“九爷”点了点头:“你吃了饭吗?”薛万才摇摇头。“九爷”对手下说:“带他去吃饭。”接着他又说:“你快点吃,吃完了来带路,今晚就去把钱要回来。”

龙老板早已睡熟。“不好了,老板,起来。”夜里值班的监工焦急地叫了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?”“斧头党,斧头党来了!”“姓龙的,下来!”外面的人开始喊起来。

龙老板只好硬着头皮从楼上下来。“姓龙的,我们是来给我们的同乡领工钱的。”

一个人的抗日

热血杀手王亚樵

王亚樵将信将疑地召集了五十个人,一人发了一把斧头。这五十把利斧出动了,立刻轰动上海滩。

聚集在王亚樵旗帜下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大多是安徽劳工。王亚樵不停地奔走,很快,持斧头的人达到千人之多。

上海滩上提起斧头党,没有不为之色变的。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,常常告诫门徒说:“斧头党的事,多一件不如少一件,能躲就躲。”一些街头泼皮无赖,自然也躲避不及。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:“哪个瘪三赖账,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。”

王亚樵字九光,上海滩人便呼其王老九。又因王亚樵手下子弟众多,打仗常出其不意,有人相助,上海滩人又称其为“九手手”。

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,王亚樵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“安徽旅沪劳工工会”的法律顾问,他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,组织起一个“公平通讯社”,作为喉舌,自办油印小报,为自己声张呐喊。

1921年夏至之夜,坐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闯进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。

“九爷,九爷!你要为我主持公道!”

“九爷”把那汉子让进了自己的卧室。这里是“安徽旅沪劳工工会”的核心地带,旅沪皖人一系列惊世骇俗、叱咤风云的壮举都是在

连载

王亚樵又结识了在国内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梁启超,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,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,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。后来,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、大官僚,有很大一部分理论依据,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。

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相投,“斧头党”应运而生了。

当时,李鸿章的族孙李少川也在合肥,听说王亚樵的事后,立刻前来,请王亚樵为当时在沪的安徽劳工做靠山,建立一支能打能杀的队伍,开拓上海滩的地盘。

“上海滩上的这些强种,向来欺软怕硬,见到血就怕了。只要拳头硬,这里不愁站不住脚。”

李少川走时,丢下了一千块钱和五十把雪亮的斧头。“你大胆地干,上海滩就是为你这样的英雄而建筑起来的。”

王亚樵将信将疑地召集了五十个人,一人发了一把斧头。这五十把利斧出动了,立刻轰动上海滩。

聚集在王亚樵旗帜下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大多是安徽劳工。王亚樵不停地奔走,很快,持斧头的人达到千人之多。

上海滩上提起斧头党,没有不为之色变的。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,常常告诫门徒说:“斧头党的事,多一件不如少一件,能躲就躲。”一些街头泼皮无赖,自然也躲避不及。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:“哪个瘪三赖账,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。”

王亚樵字九光,上海滩人便呼其王老九。又因王亚樵手下子弟众多,打仗常出其不意,有人相助,上海滩人又称其为“九手手”。

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,王亚樵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“安徽旅沪劳工工会”的法律顾问,他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,组织起一个“公平通讯社”,作为喉舌,自办油印小报,为自己声张呐喊。

1921年夏至之夜,坐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闯进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。

“九爷,九爷!你要为我主持公道!”

“九爷”把那汉子让进了自己的卧室。这里是“安徽旅沪劳工工会”的核心地带,旅沪皖人一系列惊世骇俗、叱咤风云的壮举都是在

一个人的抗日

热血杀手王亚樵

王亚樵将信将疑地召集了五十个人,一人发了一把斧头。这五十把利斧出动了,立刻轰动上海滩。

聚集在王亚樵旗帜下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大多是安徽劳工。王亚樵不停地奔走,很快,持斧头的人达到千人之多。

上海滩上提起斧头党,没有不为之色变的。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,常常告诫门徒说:“斧头党的事,多一件不如少一件,能躲就躲。”一些街头泼皮无赖,自然也躲避不及。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:“哪个瘪三赖账,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。”

王亚樵字九光,上海滩人便呼其王老九。又因王亚樵手下子弟众多,打仗常出其不意,有人相助,上海滩人又称其为“九手手”。

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,王亚樵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“安徽旅沪劳工工会”的法律顾问,他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,组织起一个“公平通讯社”,作为喉舌,自办油印小报,为自己声张呐喊。

1921年夏至之夜,坐落在日晖巷的安徽会馆闯进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。

“九爷,九爷!你要为我主持公道!”

“九爷”把那汉子让进了自己的卧室。这里是“安徽旅沪劳工工会”的核心地带,旅沪皖人一系列惊世骇俗、叱咤风云的壮举都是在